

侗族大歌琵琶歌

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龙跃宏 编

龙宇晓 编

《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编委会

主 编：卢惠龙

执行主编：潘定智 何积全

编 委：韦兴儒 龙玉成

卢惠龙 杨培德

余未人 何积全

潘定智

总策划：余未人

侗族大歌、琵琶歌

内容提要

侗族大歌、琵琶歌是侗族群众喜爱的民间歌谣。它们以优美的语言、浪漫的色彩,反映了侗族人民的日常劳动生活和家庭生活状况,表达了他们对光明的赞美,对黑暗的诅咒,以及对真挚爱情和自由婚姻的向往。

侗族大歌、琵琶歌的音乐性都很强,特别是侗族大歌,更以其动人心弦的曲调和多声部自然和声的演唱方式,为海内外音乐界人士所称道。

Dong's Big Songs and Pipa Melody

Dong's Big Songs and Pipa Melody are each a popular narrative and lyrical verse of the Dong's folk songs in melodic tunes. It tell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the Dong people in vivid language as well as in a harmonious melody, presenting their daily and fancy life, their liking of brightness of justice and their hatred of darkness of evil and their desire for love and free marriage.

The Dong's Big Songs and Pipa Melody are highly musical and of artistic value. ***The Dong's Big Songs*** is especially outstanding for its polyphonic melody and natural harmonious quartets without any accompaniment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t has w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acclaim.

总序

贵州要出版《民间文学选粹丛书》，这是一件值得幸庆的大好事。我一直关注贵州民间文学。1987年我到贵州参加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学术讨论会。我对贵州民间文艺有所了解，也算是有感情的。现在，贵州的同志要我为丛书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了。

贵州在祖国的大西南，山川秀丽，人杰地灵，世代居住着汉族和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满、瑶等十几个兄弟民族。贵州民间文学非常丰富，也很有特色。各民族人民能歌善舞。人们把贵州民族地区称为“歌舞之乡”，“诗歌海洋”，实在不为过誉。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歌，总是以歌代言，以歌明理，以歌抒情，以歌立法，他们的生活已诗化了，艺术化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不仅是本民族人民的精神食粮，而且，通过搜集、整理、出版，它已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贵州在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建国以来，贵州民间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山寨民

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乐,采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化资料,出版了一些刊物,编印了大量集子。“文革”前,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就编印了《民间文学资料》43集,在国内外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后来,又继续编印集子,现共出79集,连同各地编印的就达200种集子之多。近些年,又进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的普查和编印工作,各县都已出或正在出一二个集子,省里还出省卷本。贵州民间文艺刊物《南风》一直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办得很有特色,我和国内外同行都很欢迎。贵州民族学院的《苗岭风谣》,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的《苗侗文坛》,也对贵州民族民间文艺的发掘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全面搜集的基础上进行重点整理、发表和出版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苗族古歌》(田兵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全国民间文学评奖一等奖,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现在,贵州民间文艺界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又在上述基础上,精选出版民间文学丛书,这自然是要将最有代表性的最精美的艺术珍品奉献给人民,奉献给读者。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我相信,它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丛书编写要求要具有文学性、代表性、科学性。这很重要。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是以艺术的方式来反映生活,表情达意的。但是,民间文学又不是纯文学,而是人民生活实录,是“百科全书”,是立体的,与社会生活和各种民间文化事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其中许多古老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因此,记录整理民间文学必须忠于原作,不能乱加乱改;不仅要忠实记录作品,同时,要记录与作品有关的历史、民俗、方言土语、民族心理、流传演唱情况等等,这样,才能把民间文学作品作为立体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为了做到这一点,丛书的编选,注意了作品的“忠实性”,同时,加强正文中的“注释”,正文末的“附记”,并在每卷前面加上“导读”,这就增加作品的文化厚度,就能使读者对作品有较全面的理

解。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过去，各族人民以民间文学作为自我教育和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今天，民间文学仍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丛书精选的古老作品，如神话、古歌等，不仅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而且是古代文学的“高不可及的范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马克思语）传说、故事、歌谣、叙事长诗等，反映了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品德，今天，仍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好教材。历史学家可从中看到民族历史，哲学家又从中看到民族的哲理，社会学家可从中看到社会生活，各种学科都可从中找到一定的资料，作家艺术家可从中看到人民的艺术才华，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广大读者可从中得到思想的启迪，品德的薰陶，文化的滋养，艺术的享受。优秀传统文化总是超越时空，继承发展，成为人类永恒的财富。

在“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出版之际，我谨写以上文字，表达由衷的喜悦和良好的祝愿。

1995. 6. 30. 北京.

时年九十二

谈侗族大歌和琵琶歌

—

贵州侗族人口约 160 多万, 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的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剑河、三穗等县和铜仁地区的玉屏县、万山特区, 分为南北两大方言, 南部方言包括黎平、从江、榕江三个县。

侗族人民对唱歌有着特殊的感情。爱歌善乐不仅是侗家人的习惯, 更是他们的优良传统。小孩从小学歌, 青年人在鼓楼、“月堂”对歌, 父母在家教歌, 歌师走寨传歌。侗乡处处是歌场, 寨寨是歌堂。不会唱歌, 不学歌, 不懂歌, 在侗乡寸步难行。

在侗族南部方言区, 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唱歌和赛歌活动, 遍布村村寨寨, 如歌班、戏班、唢呐班、芦笙班等。特别是在“大歌”流行的黎平、从江县的“九洞”、“六洞”地区, 歌班组织还按性别和年龄分成儿童歌班、少年歌班、青年歌班、成年歌班和老年歌班。除了

老年歌班外，每个级别的歌班都有自己的歌师进行训练和指导，民间歌手一代接一代。侗族人民把唱歌看得十分重要。唱歌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语言表达不了情感，唱歌可以充分传达出来。在侗族社会中，唱歌不仅是劳动生活的调剂，更重要的是教育培养下一代人的手段，也是青年人学习生活、体验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有一首大歌这样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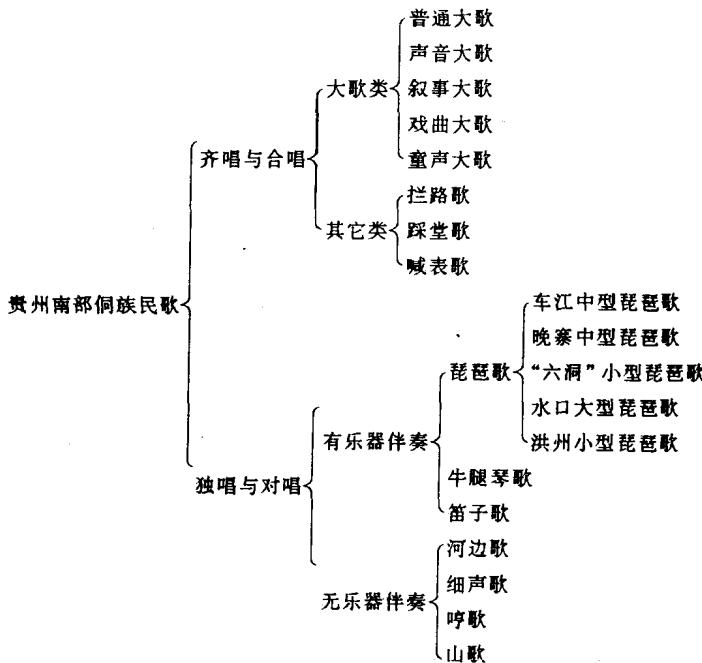
丢下歌不唱，
把歌糟蹋了；
丢下田不种，
肚子就没有东西来填了。
田要种，歌也要唱啊，
年轻时候像花正开，
老了就不行啦！

侗家人把唱歌和生活总结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饭养身、歌养心”。把唱歌看成同劳动、吃饭一样重要。把歌当成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侗家人为什么对唱歌如此地偏爱呢，这是他们民俗生活的需要。侗族所有的唱歌活动都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民俗土壤之中。在南部地区有如“拦路对歌”、“鼓楼对歌”、“月堂对歌”、“坐夜对歌”、“酒席对歌”、“耶堂对歌”等民俗活动为侗族的唱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反过来，唱歌活动又给这些民俗活动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不仅如此，侗族的唱歌活动还与侗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历史上，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民族历史，社会知识，生产斗争，男女社交，伦理道德，风土民情，生活经验等都是依靠歌来记录、靠歌来传承的。所以侗族人民视歌如宝、积极学歌，学歌就等于学文化，谁掌握的歌越多，他的民族文化知识就越丰

富。父母亲为有会唱歌的子女而自豪，歌师被社会公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懂道理的人，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侗歌的种类很多，犹如一个浩瀚的海洋，十分丰富。从音乐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贵州南部侗族地区的民歌作如下的分类，从中看出本集所选“大歌”、“琵琶歌”在整个侗族民歌中的地位。



二

大歌，是指侗族民间歌队演唱的多声部歌曲的统称。主要流行

在侗族南部地区的从江、黎平两县泛称为“六洞”、“九洞”、“千七”、“千五”、“二十九”、“四脚牛”一带侗寨，以及榕江县的苗兰、宰荡等地和广西三江县的溶江河流域，以“六洞”、“九洞”最为著名。

侗语称“大歌”为“嘎老”(al laox)，个别的地区称为“嘎玛”(al mags)，“嘎”即“歌”、“老”和“玛”均为“大”或“古老”之意，“大歌”一名是侗语名称的意译。在侗族的民歌中，大歌之所以称“大”，是因为除了这些歌古老外，还因为这种歌无论在结构上，演唱方式和场合上均与其它歌乐不同。首先，这种歌的结构一般都比较长大，一首歌包含有若干个段落，除了以表现声音为主的“声音大歌”外，一般都在六七段以上。“叙事大歌”在百段以上。其次，除了平常练习外，大歌只能在节日和招待外寨来客这种比较隆重的场合作才能演唱。第三，大歌必须由歌队或歌班来演唱，不能独唱，因为它至少包含有两个以上的声部。

歌班中要选拔出领唱和唱高音声部的歌手，高音侗语叫“寨嘎”(seit al)或“所赛”(soh seit)“所胖”(soh pangp)，意为雄声、雄音、高音。唱高音者从小就开始有目的的培养，一般同时培养3人。但在演唱中则不论歌队有多少人，唱高音的只有一人，或三人轮流担任。除了高音之外，其他成员均唱低音声部，侗语称为“每嘎”(meix al)或者“所每”(soh meix)“所登”(soh taemk)，意为母声、母音、低音。高音者在歌班中通常充当自然领袖，能号令队员，因此一般又称高声者为“歌头”，享有较高的声誉。

歌班所练唱演唱的歌曲就是侗族大歌。大歌的正式演唱场合是比较隆重的。通常是外寨的客人(歌班)来访时，主寨的歌班就邀请对方夜间进鼓楼唱歌。如果对方是男性客人，即由主寨女性歌班接待和邀请。如果对方是女性客人，即由主寨男性歌班接待和相邀。同性歌班习惯上是不互相邀请的。当夜幕降临时，双方歌班进入鼓楼，在专设的长凳上面对面排坐着，唱高音的坐在歌班的中间。全寨的男女老少围坐在周围。歌唱开始了，首先由主寨歌队唱

“阿荷顶”表示欢迎客人，客队回唱“赞鼓楼”，礼节性的“阿荷顶”唱了一两首之后，正式的对唱才开始，一般先由女方起头，男方回唱。每首大歌都有它特定的“赶赛”(ganx sais)，这是一种“歌头”和“结尾”性质的东西，当甲方唱了某个地方或某种大歌的“赶赛”，乙方就知道甲方要唱什么内容，才好准备答唱。大歌唱了三首之后，又唱结尾的“赶赛”，这时对方知道你要停止了，马上准备答唱。三首大歌为一组，侗语叫“一卡”(gax)，这样一“卡”一“卡”地互相唱和下去，可以通宵达旦。在从江增冲一带，有一种称为“奶嘎”(neix al)的大歌，比一般的大歌都长大，而且这种歌必有答歌，它虽然段数只有十来段，但每段都较长，一首歌有的可以唱到 40 多分钟或 1 个小时以上。

大歌的种类很多，由于演唱场合、演唱形式和演唱人员性别的不同，可以分成“鼓楼大歌”(al dees louc), “声音大歌”(al soh), “叙事大歌”(al jenh 或 al jebl), “礼俗大歌”(al liix xangh)、“儿童大歌”(al lagx uns)、“戏曲大歌”(al wagx)、“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男女混声大歌”。

鼓楼大歌，是大歌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不同村寨男女歌队在鼓楼对歌的主要歌种，曲调以中心衬词来称谓，有“阿荷顶”和“干赛”两种，“阿荷顶”是开始对唱大歌时的互相问候部分，“干赛”是对歌的主体部分。“干赛”以抒发少男少女惜春和男女相互爱慕、埋怨之类的情歌。如有一首叹惜青春短暂的抒情大歌《十九岁时才知珍惜十八岁》，歌中唱道：

千个山坳容易跨过，
万道深涧也能过来；
要是年轻不唱歌哟，
会把人愁坏。
薅修过的禾苗长得快，

这样的庄稼人人都喜爱。
青春时期,过得最快,
未觉多久,老年就要到来,
只有那连绵不断的山峰哟,
能够长久存在;
禾谷熟了要收割,
人到死时就要被土埋。
十九岁时,才知珍惜十八岁,
青春时期容易过哟,
为什么老年来得这样快!

.....

在“干赛”过程中,有很多歌谣是抒发男女怨情的,如这里选录的《涩梨子》、《老蕨菜》、《板栗歌》、《父母歌》、《悔恨歌》、《怨情歌》、《城墙歌》、《火花歌》等。表面看来,这些歌谣都是叙唱男女青年在恋爱过程中的失恋和被遗弃所发出的怨恨和感叹,但事实不都是这样,这种歌谣的出现是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一般来说,古代侗族社会盛行“姑舅表亲”和父母包办婚姻,姑妈的女儿注定要当舅舅的媳妇,舅舅的儿子注定是姑妈的女婿。因此,当他们在同别的青年男女行歌坐夜或对唱大歌时,都是被假定为有夫有妻的人,尽管明知对方尚未结婚,男方要称女方为“买克”(maix keep,别人的妻子);女方要称男方为“早克”(saox keep,别人的丈夫),其意是赞美对方是才貌双全,并且早就有了对像的人,这是对对方的一种尊称。这种所谓的“怨情”歌就是假定对方是有夫有妻来叙唱的。带有戏谑的性质。侗族“琵琶歌”中也有很多这类情况的歌谣,如本集所选的《失恋歌》、《男女结情》、《白劖怨歌》等都属于这类性质的歌谣。了解了侗族的这种婚姻习俗和文化背景,再来读这种歌谣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这种抒情大歌常冠以流行地区的地名,如“肇兴大歌”(al),“高增大歌”(al gaos)、“三龙大歌”(al)、“也洞大歌”(al mees)等。每一个地方的歌,至少分男、女声两个不同的曲调,有的地方有三个以上的曲调。鼓楼大歌还有一些内容为伦理的歌谣。这类大歌常冠以某一类型人物的通称或名字。如“父母歌”(al hus mux)、“公婆歌”(al ongs sax)、“单身歌”(al hank danl)、“陆大用歌”(al dal jongl)等。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鼓楼大歌是大歌中的主体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在这本集子里,我们重点选了这一部分。

叙事大歌,是以展示故事情节、人物对话为主的歌体。从歌词体裁来分,可以分为唱故事的“嘎君”(al jenh)和唱道理的“嘎乡”(al xangc)两种。歌的标题常冠以人名,如“门龙之歌”(al menv ljangc)、“金汉之歌”(al jeml hank)、“元东之歌”(al yonc dongh)、“娘美之歌”(al ngangc muih)等。这类歌的结构长大,分若干节。演唱时,第一段歌词为齐唱,以后各段歌词和旋律由一两个歌手演唱,乐队其他成员则以持续低长音“6”伴唱,然后合唱每段唱词的小尾腔和结束时的长尾腔。这类大歌由于习惯上归为叙事歌,再加上结构长大,一般在 50 段以上,因此本集子没有选录。

声音大歌,侗语叫“嘎索”(al soh),从内容上说,这不是鼓楼对歌的主要歌种,而是在对歌过程中的一些精采插曲,多数情况是应听众的邀请或听众情绪有波动时乐队就“换嗓子”唱起的声音大歌。这种歌的歌词短小,主要以展示乐曲的旋律曲调为主,常常模仿虫鸣鸟叫、小河流水。拉腔时轮流换唱高音,此起彼伏,特别优美,最能体现大歌的旋律和发挥乐队的演唱水平,这是侗族大歌音乐最精华的部分。声音大歌,男女有不同的曲调,演唱时不是对唱分输赢,而是互相谦让。这种歌以女声最为有名,声音大歌的标题常冠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如“蝉歌”(al laemc

laengh)、“知了歌”(al jis yodx)、“三月之歌”(al samp nguedx)等。本集选录有“蝉虫之歌”、“铃铃之歌”、“水之歌”、“八月之歌”。声音大歌的歌词虽短,但意味深长,充满侗乡的生活气息和表现人的情感。如也洞“哭娘虫之歌”:

正月二月,
听见哭娘虫在哭娘啊,
在那枫树上。
它在高枝上的时候,
呼唤它的情伴;
它在低处呻唤的时候,
那就惹得我心伤。

儿童大歌,是儿童游戏娱乐时唱的多声部歌曲,歌词短小,音乐欢快,以齐唱为主,童稚之气十足。这种歌不受演唱场合的限制。歌名多根据内容来定,如“捉螃蟹”、“小山羊”、“探外婆”等。如黎平新洞的“螃蟹之歌”:

河里的小螃蟹,
和团鱼是兄弟,
都是圆圆的身体,
走路手脚都爬地。

大歌的结构,在侗族诗歌中是独特的。一首完整的大歌侗语叫做一“枚”(meix),一首大歌包含着若干“角”(jogl,相当于汉语的“段”),“角”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歌词的段落,段落的长短也没有定规,以歌词内容为准。在演唱过程中,大歌每段开始的地方多半是由一个人领唱,这领唱的部分称为“起顿”(qit dens),带有引子

的性质。“起顿”以后，紧接着便是全歌队同唱的主要部分。每段的末尾地方都有一个“拉嗓子”的衬腔或尾腔，这一部分一般是没有歌词，只唱一些衬字，因此在歌词的一般翻译中体现不出。

三

琵琶歌，侗语称为“嘎背八”(al biic bac)，是用侗族琵琶伴奏而得名，南部侗族地区的主要歌种。琵琶歌的种类很多，演唱形式和内容各地均有差异，有的用假嗓唱，有的用真嗓唱，大部分地区为男子自弹自唱，或男弹女唱。在榕江的晚寨一带男女都可以自弹自唱，也有七八位或十多位姑娘一齐弹唱的。弹唱琵琶歌通常有两种场合：一种是青年男女在“月堂”行歌坐夜时弹唱，故又称为“坐夜歌”(al ngaoh nyaemv)，内容都是比较短小的抒情歌，除了一些套歌或传统的歌外，往往是即兴创作。一般用中、小琵琶演唱，亲切委婉铿锵悦耳。另一种是歌师或歌手在鼓楼或喜庆人家当众弹唱，内容主要是叙事、喻世、苦情等长歌，一般用大型琵琶伴奏，格调低沉柔和，深厚感人，称为“琵琶叙事歌”。琵琶叙事歌又有两种形式，一种只唱不说，篇幅较短，情节简单，侗语称为“嘎常”(al xangc)；另一种有说有唱，唱词中夹说白，说唱结合，篇幅长，情节曲折，侗语称为“嘎君”(al jenh)。本集所收琵琶歌以“坐夜琵琶歌”为主。琵琶歌和大歌在不同地区只是音乐形式上的不同，歌词是大致相同的。如叙事大歌、抒情大歌、伦理大歌的内容，在广西、湖南和黎平的洪州一带都用琵琶歌演唱，只有“声音大歌”只能用大歌演唱。

在侗族南部地区，每当夜幕降临，男青年便三五成群地弹着琵琶走寨串巷去找姑娘们行歌坐夜，姑娘们也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月堂”——某一姑娘家或鼓楼等公共场所纺纱、绣花，等待着小伙子

们的到来，小伙子们来到月堂便以歌声扣门：

拨响清脆的琵琶声，
它是我心上的歌调，
好心的姑娘们啊，
请开门把我们相邀。

姑娘们听见有小伙子的到来，特别兴奋，也情不自禁地以歌相答：

月儿进了云霄，
老人上楼已去睡觉，
是哪方动听的琵琶弦，
把我们的心弦缠绕。

姑娘们并不立即开门，反而把门闩住。小伙子们唱起了开门歌：

假如天上没有月亮，
就看不见大树的阴影；
假如田里没有鲤鱼，
就看不见田水变浑；
假如这家没有姑娘，
怎么会传来这么动听的纺纱声。
姑娘呀，快开门吧！
我们是远方的客人。

姑娘们再也不忍心把小伙子们拒之门外，也用歌声请他们进屋同坐：